



南方的树

杨立明

出去走走,总会长见识。

我总以为,深秋的厦门即非黄叶遍地,也断不会有春夏般的繁华。谁知,晴日里依旧湿热,各种花木绿意蒸腾、多姿多彩。什么凤凰木、火焰木、大王椰子树、美丽异木棉、大花紫薇、大叶榕,还有芒果、菩提、蓝花楹、中海枣等,让人眼花缭乱。即便导游极力介绍着它们的特点,仍像面对一群外国人般模糊难辨,未及返程,脑海里也只得记得寥寥数种了。

旅人蕉,因“叶柄能储水,可为远行的旅行者提供水源”而得名。其树干足有五六层楼高,每个叶片有两米长、近一米宽,茎叶呈扇形排列,远观如一把巨型折扇。行走在树高林密、湿气弥漫的孤岛上,心中不禁发憺,唯恐“铁扇公主”一时暴躁,抡起大扇把我们扇进海里!

凤凰木是厦门的市树,因“叶如飞凰之羽,花若丹凤之冠”而得名。可惜花期已过,并没看到她“花红如火”的惊世容颜,只记得果实像扁豆,叶片似蚰蜒,树干也并不挺拔,枝梢挂着的那几朵残花,更像老家被遗弃在枝头的枣儿。可见,再美的东西也有“有效期”。

忘了在“舒婷婆家”(褚家园),还是“钟南山外婆家”,矮矮的砖墙内伸出一丛丛长三棱状、类似“令箭荷花”的肥厚叶茎。一问才知,那竟是平时所吃火龙果的果树!真是“知其然,而不知其所以然”。

导游说,那随处可见或红或紫或黄或粉似满天繁星的花儿,便是厦门的市花——三角梅,因每朵花都有三个花瓣,且每个花瓣均呈三角状而得名。可我走近了看,在每片貌似叶子的“花瓣”内,竟还有一朵又小又圆或黄或白的柱状花朵。只是,在四围绚烂“叶片”的遮掩下,它们一个个显得平淡低调,像服侍大家小姐的丫鬟。疑惑间上网搜索,有人说它才是三角梅真正的花朵。究竟谁是真正的花朵,谁又是花瓣或花萼?不得而知。便如导游所说,谁长得艳丽便是谁吧。

除了疑似“喧宾夺主”的三角梅,还有什么“两面树”(叶面绿,叶背红)、“好男人花”(无花蕊)以及寄人篱下、不劳而获的“树根蕨”等。但最让我折服的,是那千姿百态、浓荫蔽日的一棵棵大榕树。

厦门有好多成百上千年的古榕树,树形巨大,树荫也动辄数百上千平方米。那些需四五人才能环抱的主干,无论矗立园中还是倒伏在地,无论直立山间,或被挖成中空的门洞,一个个泰然自若。让人惊叹的是,每棵树都有众多的枝干和根茎,盘根错节扭缠在一起,根本分不清先后主次。更让人惊叹的是,在每一根枝干下,都悬挂有无数“气生根”,形似瀑布,状若胡须。它们或附于墙壁,或钻进石缝,或悬于空中,似乎只要给它点空间,给它点湿润,给它点支撑,便会随时长成一个新的枝干。

望着这些古榕,我不禁想起“陈嘉庚纪念馆”里千百万“下南洋”华工的血泪诉说,想起大革命时期无数前仆后继的仁人志士和革命先烈,也想起数十年前就遍及全国各地的南方生意人、打工仔。他们如榕树般,看似无根,又处处是根;看似无家,却四海为家。

嗯,有时真觉得“南方人”犹如南方的树,活得多彩多姿又顽强拼搏,直让我这个恋家的山西人汗颜。不过,让人欣慰的是,如今的太原街头,行道树不再是那几种闭眼都能想到的槐树、杨树、桐树、柳树,也增添了看着“洋气”的银杏、悬铃木、栾树、苦楝等;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,常有亲朋远赴他乡外出谋生,不再像既往迷恋那方寸故土,也不再拘泥于生存的形式,像南方的树。

我从山中来

韩浩月

一进山,心就安静了下来。山道弯弯,车缓慢爬坡,我故意如此,是想延长并深度体会这安静。从家到山,上百里路被一条高速公路压缩成50分钟车程。只需要这么点时间,就可以切换心境,值得。

进入山中,松涛在目光所及之处,如海浪般慵懒地波动着。松涛之所以叫松涛,就因为这浪,这波动。仔细观察了一会儿,我觉得不把松涛形容成绿色的绸缎是对的,绸缎太轻盈、柔美了。松涛的表面是平整的,但它的内部参差不齐,树木上的枝叶在碰撞着。它们在跳舞。树木一起跳舞的时候就形成了松涛,它们很有集体意识,倒也不是刻意演给人看,它们哪里知道远处有人眺望?它们不过是在风的鼓舞下,不约而同地跳舞。它们跳得沉稳,间或伴着叹息,那叹息里藏着古老的喜悦。

峡谷中的岩石,巨大、裸露、圆润,滚落在峡谷里,像是被谁扔过来的,从此就落地扎根。岩石也是可以扎根的。它们并没有睡,它们也像树一样。只是岩石不长叶子,它们只长心思和智慧,看见岩石就像看见僧人的后脑勺。岩石也一样承接露水,仰望星空,身上渐渐长起了青苔,有了青苔的岩石就不叫岩石了,它是一个生命体。在山中,时常可以感受到疏离与紧密,疏离的是那些沉闷的石头,哪怕相距不过一两米,它们也几十万年不说一句话;紧密的是那些植物们,它们每天勾肩搭背,窃窃私语,不管有没有风来,都有说不完的话。

山路上有松针、虫子、碎砾。松针的脚感是软的,虫子不怕人,砾石踩上去发出悦耳的声音,一千年前的山路上就有这些,一千年后的山路上仍然有这些。道路与时间在山中是可以捆绑在一起的,走在

山路上,就是走在时间的轨或轴上。山路让人忘记了时间的存在。到处都给人一种错觉,被摄入眼睛的一切,都不再是物体本身,而成为时间的化身。谁说时间无形且抓不住?在山里就可以。你捡起一粒石子扔向峡谷,就像把秒针扔向了时间海,一万根松针就是一万根秒针,想想你在扔石子的时候,就站在秒针铺就的地毯上,多奇妙。

走向山的尽头。山是有尽头的,人翻不过去的山,就是人能力的尽头。人无奈的时候,就会觉得尽头到了。不过这样的时刻发生在山里的时候,人感受到的不是苦恼,而是喜悦和幸福,因为人看到了久违的荒蛮。所谓山的荒蛮,其实就是人迹罕至的缘故,你会无比确切地觉得,自己所处之地,几万年前就是这样,一切都是野生的,没有丝毫人工的痕迹。人在这野生的环境中,会觉得惭愧,想走,再抱拳说一句“打搅了”。但每每这样的时刻,山风会忽然吹来,这是一种挽留——山在把它的荒蛮演给你看。《西游记》里常说“天上一日,人间一年”,在山里也是,“山中才一日,人间已一年”。带着这样的印象,回到城市里,回到滚滚加速的时间大河里,“一年”没有使人变老,反而觉得年轻了些,于是,感谢山,怀念山,隔段时间又想去山里。

其实想去的不仅是山里,是想躲在被山环绕的时间峡谷中,把人的功能里属于器械化的那一面尽可能去掉,每次都奏效。如果记得的话,从山里回来时,带一根松针回来,放在办公桌上、咖啡杯边,偶尔看一眼,相信会有很多让你浮想联翩的画面在脑海里产生,那时你内心会轻叹一声:哦,原来我刚从山中来。

浅秋

可卿



服,仿佛连呼吸都顺畅了几分。

野菊花最解秋意。它们开得毫无章法,东一簇西一簇地冒出来,黄的明艳,白的纯洁。这些野花不似园花的矜持,倒像是顽童的涂鸦,带着几分天真烂漫。风过时,它们就散乱地摇晃起来,那憨态可爱极了。

山里的野果也开始红起来了。那些小红果子藏在枝叶间,像是谁遗落的玛瑙,每一颗都饱满圆润。阳光下来,果子就在叶隙间闪闪烁烁,露出几点羞赧的红。我真想摘一颗尝尝酸甜,又怕惊扰了这静谧的秋意。

湖边是最好的去处。湖水泛着细碎的波纹,像是老唱片上的纹路。浪花拍岸的声音单调悦耳,“哗——哗——”涌上来又退下去。千年前的曹孟德想必也听过这样的声音,只是他胸中装着天下,听到的自然是“洪波涌起”。而今我坐在这里,听到的不过是湖水与岸边的呢喃私语。原来景物亘古不变,变的只是看景人的心绪。

初秋的物候,总是这般静悄悄地更迭。老辈人常说“节令不饶人”,我看,节令亦不饶物。它叫菊花开了,叫果子红了,叫湖水泛起秋波,叫整个天地都换了颜色——而我们,不过是这更迭中的一粒微尘罢了,踩着微凉的风,揣着满心的暖,慢慢走进这清清浅浅的秋光里。

本版图片来源:百度网